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程史卷十三至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邱文愷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_臣周枚

欽定四庫全書

程史卷十三

宋 岳珂 撰

范碑詩跋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廼太府丞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為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潁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著敬遇不急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攜紙求

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
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
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
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嘆若著滿秩持歸
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
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鑄為四明制屬攜之笈中之
官樓攻媿見之為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菜肚老人
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

眷遷客不恤罪罟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闔夜遣二子
從夫君一日携紙句奇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
可尋問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
非張巡巖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
曾啓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哀
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況其真輟君清俸
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攻
媿廼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錄里士俞惠叔疇詩一

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羣雛擅天網手驅名流入
鈎黨屯雲蔽日日光無卯金神器春冰上汝南節士居
危邦志剗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逮堯舜死合夷齊俱
首陽千年興壞真暮旦殷鑒詎應如許遠安知後人哀
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有神蟬蛻顏揚端
逼真少模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亦絕人平生孟博吾
尚友時事駸駸建寧舊胸蟠萬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
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千金不當醕此書豈但翰

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人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
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不幸為滂甘伏節九原莫作令
人悲遺墨敗素皆吾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
籍碑二詩明白痛快足以弔二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
叔末章頗傷峻厲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
如春晚飲罷披圖清興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薤銀鈎
真墨本當年太史謫宜州腸斷梅花棲戍樓拾遺不逢
東道主翰林長作夜郎囚蠻烟瘴雨森鈇鉞更值韓盧

搜兔窟老色上面歡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
殊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筆下寫出
精神騫興亡萬古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說刊章下郡
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絕先朝白晝狐亦鳴正氣消盡
邪氣生殿門斷碑仆未起中原戎馬來縱橫生蛟入手
不敢玩往事淒涼重三歎蘭亭瘞鶴徒爾為好刻此書
裨廟筭牛腰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柴作亦佳特未
免唐人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冒頭不得之戲耳伯山

前輩老成嘗為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壽世科今為鎮江外轄蓋方嚮用者

晦庵感興詩

朱晦翁既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喜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自序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也余從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

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寶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
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
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為高也
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
前賢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
且以貽諸同志云一曰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
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
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

翁為我重指掌二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
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
死幻語驚盲聾三曰人心妙不測出入秉氣機凝冰亦
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
媚玉韞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
歎息將安歸四曰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
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
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

方御辰極五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
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
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
嗟歎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
先幾六曰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
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
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無飛
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七
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塵聚瀆大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向
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
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
三策萬古開羣蒙八曰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
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
難忽善端本繇繇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

旅絕彼柔道牽九曰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
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
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
寂感無邊方十曰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
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癸光武烈
待旦起周禮恭維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
述存聖軌十一曰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
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

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方
寸思彌敦十二曰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
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
龍門有遺歌十三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
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
要為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
無人踐斯境十四曰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
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

子幽探萬化原十五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
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
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
道偷生詎能安十六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
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眄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
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躋彼榛棘途誰哉繼三
聖為我焚其書十七曰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羣材因心
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敘既昭陳人文亦塞開云何百

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
喪擾擾胡為哉十八曰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
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
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麤
誕時行必安詳聖塗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
及時起高翔十九曰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
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
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

何年秀穹林二十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
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辭
好豈知神監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
奇功收一原馳騁今古剗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
其中二篇論二氏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辨晚學恨
不得捩杖屨以質疑焉

武夷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

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嘗具詆先烈人姓名陳之乙覽常列其間然未有以罪也會市肆有刊武夷先生集者廼常所為文文肅之子紆適相國寺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寧間上王荊公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為意文肅偶入黌舍見之袖以入明日遂奏榻前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特沽流俗之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嘗有教子詩曰詞賦切宜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

也

任元受啓

秦檜秉權寢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高皇淵嘿雷聲首
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鵬舉於外執法殿
中繼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論
事聞其除亟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國
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
院之中與獨坐迭為憲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

於選掄污我霜臺賴公雪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
有宗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
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
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
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為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
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謫籍半
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
經筵益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

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
府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
而搏吠已憎踈鴛鴦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
利豈止於子孫而為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
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
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為其
孫就試之識旋從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於妖言啓包
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

請劒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
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
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
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
何敢為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
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即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
誦於謹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
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寢隆故四海

之責望尤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章仁約自稱鵬鶚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歷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謠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為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揚誠齋為之序仕亦不大顯

余先君手抄其啓雜俎中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有葉知幾者官
天府與焉葉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携一古
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鱗銳制作奇崛識與
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銘曰卓哉斯
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璫餘神爽泛絕機靜
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舌臧前鏡人其審之豈

獨知政又書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斷鳳
沼內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李以質於
葉葉一見色動掀髯歎咤以為至寶客又有憶誦澠水
燕談中有是名者取而閱之銘文歲月皆脗合良是葉
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覲雖
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受教一償百萬錢鬻者撐拒不肯
曰吾祖父世寶此將貢之上方大璫某人固許我矣直
未及半渠可售李顧信葉語絕欲得之門下客為平章

莫能定余覺葉意知其為贗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治
中字皆歷歷可數因得其所失乃以袖覆琴而問葉曰
琴之嫩惡余姑謂弗知敢問貞元何代也葉笑未應坐
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為余曰誠然琴何以為唐物
衆譁起致請乃指治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為
昭陵諱治中書貞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闕其旁點為
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貞元前天聖二百
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是理是蓋為贗者徒取燕談

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孰於用而忘益之且沿深不可
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
衆猶爭取視見它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衣
自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葉慚曰是猶佳琴特非唐物
而已李不欲逆勉強薄醅頓損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
雖怒而無以辭也它日遇諸塗潁而過之今都人多售
屬物人或贅媿隨輒取贏焉或徒取龍斷者之稱譽以
為近厚此與攫畫何異蓋真敝風也

選人戲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醺集多用之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為古冠服數人游於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為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

乎何有益即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為淹抑有慙慙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弟盍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感頌曰如之何何必改充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慙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顏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記一時之戲語如此

NO 1

11

程史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程史卷十四

宋 岳珂 撰

陳了翁始末

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為右司員外郎曾文肅布敬之欲引以附己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將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為我書且曰郊恩不遠恐失汝官柰何正彙再拜願得書了翁喜明日持以見文肅于

都堂適與左司朱彥會待于賓次朱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嘻笑謂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辯國用湏知以狀申三省曰昨詣尚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為元祐淺見單聞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竄黜遂出知泰州鄒道鄉在西掖救之不從上臨朝謂文肅曰

瓘如此報恩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
道不中議論偏今日如何文肅愧謝初議竄徙韓文定
為首台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若責之則
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謫乃薄余謂前輩名節
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牘百載而下讀之凜
凜有生氣余卅角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足壯他
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尚憶其全文曰瓘聞之古賢未嘗
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喜所以為

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閭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閭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閭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閭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

詳悉近守無為奉行朝廷詔勅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為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他日

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閣下將何以為對當此之時問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恤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稟事聞閣下之言指尚書省為道揆之地瓘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

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
太彊之應亦閤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
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
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閤下方且以為得道
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閤下於瓘有薦進之恩
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閤
下若閤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
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閤下事君之位無高

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
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
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人主察孤臣
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
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
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脅持之風甚於
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
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閤下未許其去者閤下必有以處

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論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眷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擇死所以圖報効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閤下也閤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閤下留聽幸甚前書尊堯集表蓋與此互見始末讐諛立懦不厭屢書也正彙是似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悔云

八陣圖詩

瞿唐滌瀕天下至嶮每春夏漲潦砂磧巨石如屋者皆
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歸然歷千古獨存議
者謂其有神護紹興中蜀士有俞汝礪者持憲節來治
于夔趣召過郡與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委風后表而
詩之自為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酒江瀕觀武侯
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捫膝先生獨謂不然
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之所由起其詩曰魚

腹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颺清泚主人元是劉夢得載
酒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沙磧細石作行相靡迤卧
龍起佐赤龍子天地風雲入鞭箠蛇盤虎翼飛鳥翔四
正四奇公所壘當時二十四萬師開門闔門隨臂指幾
回嚇殺生仲達往往宵遁常騎豕海中僊人丈二履相
與往來迂玉趾笑云此公大肚皮龍拏虎擲堆胸胃江
頭風波幾劇蕩斷岸奔峰俱披靡陽侯鏖戰三峽怒祗
此細石吹不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幙

中矻矻何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奇癩見
之斂袂三嘆喟頗知此法自玄女細與諸公剖根柢君
不見風后英謀儘奇詭龕定蚩尤等蜉蟻漢大將軍親
閱試四夷聞風皆褫氣馬隆三千相角掎西羌茸茸落
牙背而公於此出新意蓋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著
雙手建立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亦如此堂堂孔明今
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子不作一件事却被獼猴坐
御床孰眎天王出居汜既不能躡穿膝暴秦王庭放聲

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滿地淋漓流腦
髓羨它安晉溫太真壯它霸越會稽蠡八年嫪戀飽妻
子灑涕東風肉生髀斑斑猶在杲卿髮離離未落張巡
齒愛惜微軀欲安用有臣如此難準擬雖然愛國心尚
在左角右角頗諳委二廣二矩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
紀况迺東廂與洞當復有青龍泊旬始淫淫陳法有如
許智者舍是愚者蔽此圖昔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以
已偏為前距狄笑之制勝於茲亮其豈亦朱十萬破百

萬第顧方畧何如耳嗟我去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玉
宸可憐阿伾財女子而我未刷邦家耻屬者買舟瀘川
縣扣船欲泛吳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
艤胡為於此久留滯細雨打蓬愁不睡剽聞逆雛犯淮
泗陛下自將誅陳豨六師如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蜚
墜距黍直射六百步浮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獼猴大癡
絕垂死尚持虞帝匕那知光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爬
洗君不見陛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聞獻

馘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容六駢還自江之東光復舊
京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風奇癲眼
腦醉冬烘東向舞蹈壽邁翁醉醒聊作竹枝曲乞與勢
靄歌巴童喻三峒人靖康初為祠部外郎偽楚之僭集
議祕省簪弁恇懼喻獨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
掛冠去於是以捫膝自號有集十四卷它詩文嶮怪挺
絕皆稱是劉後溪光祖實序之焉

開禧北征

開禧丙寅五月王師北伐有詔發鎮江總司緡錢七十萬犒淮東軍命官宣旨軍前宣臺檄余往時蠶旗采入未有所底傳聞叵測人皆憚行文移峻甚余不敢辭遂浮漕河而北次楚江北岸登海舟以入于淮天方暑夜碇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白雲之思惻然悽動至連水城已焚蕩六軍皆露宿獨餘軍學宣聖一殿巋然瓦礫中余謁宣參錢溫父廷玉方病卧一板門上在十哲之傍視像設皆左衽相顧浩嘆遂至金城海舟之

行雙桅舞風舡幾入水稍轉則反之未嘗正也歸復道
洪澤龜山至盱泗招撫郭倪招宴泗之凝雲樓樓据城
而高城不甃址以石北望中原無障蔽焉樓之下為廳
事後有屋三楹榜曰金蘭堂方積竒充棟榜青牌金字
乃一士人書不知彼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甚僅如江
浙一監當衙宇耳彼法簡便大抵如此聞之淮人云此
乃承平遺規南渡以後州郡事體始增多既涉淮迄事
歸而王師失利潰兵蔽野下泣聲不忍聞皆傷痍或無

半體為之潜然間有依余馬首以南然不可勝救也是役也殿司兵素驕慣於炊玉不能茹糲食部餽者復幸不折閱多雜沙土軍中急於無糧強而受之人旦莫給飯二孟沃以炊湯多棄之道復負重暑行不堪其苦多相泣而就罄道旁逃屋皆是臭不可近地多智井亦或赴死其間每憇馬一汲輒得文身之皮浮于桶面間以井滿不可汲余暍甚不復能勺徒勺酒烹雞而薦之既還南徐官下以蘊熱飲惡下利幾三月乃甦余嘗以塗

中所作詩篇為錄曰北征多寓見其間特不詳所歷暇日回思少年氣銳直前不懾者為之心折因書梗槩以起髀肉之悲

泗州塔院

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為大殿兩旁皆荆榛瓦礫之區塔院在東廂無塔而有院後以土石甃洞作兩門中為巖穴設五百應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衽余以先妣素敬釋氏奉其一于笈中以歸殿上有十六

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暈錦正今和州土碼
礎也和之產紹興間始剖山得之不知中原何時已有
此前六條特異皆晶明如纏絲承梁者二高皆丈有六
尺其左者色正紅透時暑日方出隱柱而觀煥然晃明
天下奇物也泗人為余言唐時張刺史建殿而高麗有
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龜趺露立云舊有碑載其事
今不存莫詰信否塔有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
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

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為不祥泗尋蕩棄豈其
應歟殿柱聞郭倪欲載以還維揚今不知何在

二將失律

王師始渡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邁以濠分
三軍並趨符離環而圍之彼將實欲迎降忠義敢死已
肉薄而登矣我軍反嫉其功自下射之顛隤者曰是一
家人猶爾我輩何以脫於戮始復為備符離一尉游徼
于外不得歸城外十里間有叢木尉兵依焉我之餉軍

者輦過其下招司不夙計征丁于市人皆無衛部運官
吏多道匿無與俱者尉鳴鼓餉者盡棄而奔則出于木
間聚而焚之已輒歸三將無覺者但怪糧不時至居數
日而士不爨矣初取泗無攻具夜發盱眙染肆之竿若
寺廟之刹為長梯以登泗本土堙又無禦者幸而捷忠
義與軍士已爭功而譁及是復不攜寸木往居泗一月
而後之宿宿聞有我師以其帥府命先芟積清野待砲
械無所取辦敢死又已前却乃坐而仰高搏手莫知所

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軍吏喜其免於崇雊也而營之會夜暑雨大作營乃故積水卑窪處草以浸死元非可頓兵也平明帳中水已數尺軍飢遂先潰二軍不能支皆掃營去改塗自蘄縣歸入城少憩而敵人坐其南門覆諸山下矣兵出方半縣門發屋者皆桀石以投人我軍幾殲焉敵人布薩貝勒者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我人而啟釁端執以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之帥司提轄余永寧者

聞之以告倬曰今事已爾何愛一夫而不脫萬介之命乎倬憮然領之永寧傳呼召俊邁計事至則毆下馬反接俊邁厲聲呼倬曰俊邁有罪太尉斬之可也奈何執以與敵倬回顧汝翼俱不言第目永寧使速行俊邁脫手自扼其喉卒復斂之俊邁有二馭者亡其名實在旁不能救泣而逃敵既得俊邁折箭為誓啟門以出二將猶剿其後騎免者不能半焉輕騎至盱眙幕府自歸余時適至二將舍玻瓈泉猶傳呼揚揚自若倬蓋招撫倪

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頗自文欲繫以歸于宣臺議既定問余何以處余曰大義滅親正典刑以全門戶上策也使他日朝廷欲勿行則失刑矣何以馭軍行之則失恩矣何以待招撫倪勃然變乎色不終席而揖余以湯招幕有與余厚者退而咎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以歸倬未行客有獻計於倪者曰軍方敗事未宣也繫而歸之其聞愈章遂庇弗遣余歸病中得邸狀汝翼倬俱薄謫湘湖間意泯熄矣居亡何有旨命大理正喬夢

符即京口置獄推俊邁事皆莫測所以發既乃聞余永寧者適以事至宣司遇俊邁之馭執之呼冤丘樞訊焉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杖永寧脊黥流海島倬之弟僎輕佻人也好大言聞永寧得罪而怒實不知其事之出於倬妄謂不然以訴于平原平原謂之曰平反易耳第萬或一然國有常憲彼時何以為君地不如姑已僎固稱枉請直之喬遂來復追永寧于道俱下吏左驗明甚九月獄具永寧磔死倬棄市從者皆論極典汝翼

以不出語得減死竄瓊州復劾其匿軍帑之罪籍其家
貲俊邁家賜宅予官時倪猶帥揚上親灑宸翰慰安之
龍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京口因至揚倪泣謂之
曰岳監倉在否為我謝之愧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
亦以怯懦罷遂謫南康嘉定更化與倪俱流嶺南貲產
隨所在沒入之僎蓋又儀真喪師之將也倬之罪不及
汝翼倬嘗為建康副帥在廬輕財勇往遷池不數旬即
出兵於艱難中頗得士卒心方潰時不得已俱至蘄猶

力戰獨以一諾罹禍汝翼嘗為九江帥刻剝無藝軍士甚貧者日課屨二雙軍中號為李草鞋其遷馬帥也船發琵琶亭塗人咸詬而提擊之既敗猶取馬司五萬緡歸其家焚其籍倬死之後喬再入院鞫賊罪兼旬而竟僅得不死人猶以為幸也明年有自北逃歸者云見倬邁尚在彼盖不殺或謂郭氏實倡言以自逭莫可致詰倪倬僕皆棣杲果之諸子浩之孫世將家寵利盈溢進不知量隕其家聲云

程史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程史卷十五

宋 岳珂 撰

淳熙內禪頌

中興二朝授受之懿追媲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盛
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
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作淳熙內禪
頌一篇其文瞻蔚典麗余甲戌歲在九江才臣自蜀東
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皇上帝簡在宋德誕集

大命于我藝祖厥初造草昧相時之黔淪胥于虐浮頤
沈顛靡所底定其孰躋之繫我是恃寧濡我躬俾即于
夷塗匪位之懷我圖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聖嗣
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美以
溢于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橫絕古今焜
煌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高宗克靈承
于茲屬時陽九天步用艱強敵外陵亂臣內訌民罔莫
居皇綱就淪惟我高宗克宏濟于茲左秉招搖右提干

將灑掃函夏復壽炎錄茲惟難能哉典時神天厯載三
紀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曾靡是居俾聖嗣是荷茲惟難
能哉惟我壽皇紹大厯服聖謨無所事改慮我則闡之
俾益光聖治無所事改為我則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
繼事靡一不述我興問寢明星在天我往視膳麗日在
戶起敬起愛用家人禮祀越二十八曾靡間厥肇思篤
于親爰釋大位高宗神孫伊我聖子我是用禪先後惟
一軌皇乎休哉邃古之茫赫胥大鴻槽庥繩書不可攷

也已義圖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
神談者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于虞姁首出帝典
重華是仍亦以授禹由如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謂臣
堯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儷歟臣曰奚直儷之
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洚水咨傲才者十六未
宣乃庸凶族有四未麗于辟日叢萬幾以悴于厥衷式
時玄德厯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于廟受終
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厯載各三十宅帝即真

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式有衍脫躡萬乘茲非其
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壽皇春秋六十有
三黃屋赤霄委而弗留從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准昔
其決孰需焉以虞易唐媯變而姤惟械于位塵塵釋厥
負乃若為天子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
孝孔時力靡遺餘愛敬既究熙以鴻號錫類湛恩燕及
人老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皇上聿駿前躅日肅興
衛來覲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今其孝孰隆

焉故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于麗藻以挾不朽矧今宏休軼于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經以駕帝典顧瞻朝著將有人焉臣賤不敢與茲事堯極立民康衢有謠載在萬世不以賤廢臣誠不佞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冥孰究孰營羲儀圖之靡麗于成有聖惟勛疏之淪之斧其不條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勛以不有乃遜于華與世為公何以告之曰允

執其中華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供闡厥
盛皇皇惟天而勛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
閱世惟千泯泯焚焚曾莫闢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
厥培以豐古尚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軼而躡之
視我斯今粵歲己酉二月壬戌天仗宵嚴彤庭曉蹕穆
穆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玉音曰予一人實倦
于勤退處北宮以篤于親赫是大寶畀我聖子聖子惟
睿天命夙以啟不吝于權盍居乃功釋焉不居惟壽皇

之公壽皇之公其孰發之念我高宗中心怛之始時春
秋五十有六嚮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與子于密退藏
其子為誰繫我壽皇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
方于于國是益孳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間間聖子
重暉如帝之初於千萬年曾靡或渝孰條不根孰委弗
源念我高宗允遜孔艱匪高宗是懷藝祖之思洗時之
腥仁涵于肌靈旗燄燄平國惟九其酋既貸矧彼羣醜
吾子吾孫吾士大夫毋刻爾刑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

則我告我賞我勸如被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
彼槐庭謂匪儒弗居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鯁言是聽
惟大猷是經鍾我高宗啟我壽皇爰及聖上篤其明昌
惟是四條式克至今藝祖高宗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
古之式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極帝開明堂百辟來賀
四夷攸同莫敢或訛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舊章貽
我垂拱勛迫大耄乃禪于華華逮陟方俾夏建厥家孰
如高宗及我壽皇與齡方昌而遽晦厥光帝降而王功

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如我皇惟德崇崇
顯號鴻休蔚其並隆惟時壽皇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
冕煌煌維時皇上治益底厥極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數
萬姓謳歌于室于塗微臣作頌以對于康衢又自作序
其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
頌盖帝王之世以詩頌為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
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
地則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

魚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為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為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為可以庶幾古作

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盖十有六年于茲屬者士大夫或基之俾自附於東漢傳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盖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法而為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竒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

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為長嘆息等語嘗游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况階薦得官初任徑為成都帥幙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愛莫助之圖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忠彥當國黨禍稍解天下吐氣鄧洵武為起居郎乘間以紹述熙豐政事為言上意雖不能無動而未始堅決也鄧氏有位中丞者曰綰成都人

在熙寧初倅寧州嘗上言陛下得聖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寧州民心歡悅者占之天下可從知矣惟陛下堅守勿變毋惑流俗王荊公喜薦于上遂階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咸唾罵之綰有唾罵從汝好官湏我為之之語洵武蓋其子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駟不及舌之慮懼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憂形于色有館客者聞之獻計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沮之為條例司所駁先帝以其勲勞弗之罪今忠彥得政而廢

新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彥為人臣尚不忘其
父上為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誠能以此為上別白上必
感動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愀然亟俞之於
是崇寧改元天下曉然知其意矣洵武復進一圖曰愛
莫助之圖以豐祐人才分而為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溫
益而下一二人而列于右者皆指為害政蓋舉朝無遺
焉於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上覽
而是之洵武亦馴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

禍胎靖康喪亂之酷者此圖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隨亦厭之綰薦荆公之子雱宸筆中出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夫洵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國論可謂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歟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

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
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
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
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
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
中

楊艮議命

蜀有楊艮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瞽而多知自云知

數言頗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為主不深信珞珞諸書嘉泰辛酉來九江太守易文昌被留之徧見郡官余適在周夢與坐上時韓平原得君權震天下夢與因扣以所至艮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夫年壬申金也申為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剛者莫加焉目曰劒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畏他火惟丙寅能制之蓋支干納音俱為火而履於木木實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

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己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疑其丙寅歲病死以為不可再值其實不然蓋火炎金液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鑪鞴萬物一橐籥孰可鄉邇是年顧當兆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將萌亶其時乎夢與相顧動色謹志之冊弗敢言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卿祖洽

來餉軍興檄吳江袁丞韶入幕丞登科人有雋才余問
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謂亦俱在四孟而丁壬
丙辛皆真化且於格為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艮前說
因以為擬艮作而曰惟其大分明所以非韓比特二化
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既而艮言皆大
驗乃歎其神袁近歲以薦者改秩為宰蓋方晉未艾也

獻陵疏文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敵禍躬蹈大難以紓京邑之酷天

下歸其仁炎興中天八駿忘返高景山初以計聞朝野
縞素皆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時為下僚率中
原搢紳為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以敘其志文
澹意真讀者灑涕其一曰時巡萬里羣心久阻於望霓
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驛哀纏率土寃薄層空臣等
跡忝簪纓心增荼蓼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
而還終愧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嘗聞無罪
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請上帝矧茲二紀喪我兩君義

不戴天扣九關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
虬蟬之誠仰干龍象之馭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
躋上聖遽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屈尊絕域本為
生靈已深露蓋之嗟更劇轅車之痛遺弓安在憑几莫
聞熏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於僊駕恭願神游超越
睿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覓離響滅常聞
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世
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僊馭

實空載嚴遐薦法筵撤席更罄餘哀恭惟大行孝慈淵
聖皇帝蹈千仞之淵永脫羣生於塗炭皇天降割裔土
告終萬乘墨綬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
冤自憐踈逝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式助神游
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名為善寂萬有皆空
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滅然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
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
天之靈元受上湯中丞啟珂固嘗書之義不忘君直不

蔽姦忠信之至也徽祖上賓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
寺肆筵以奠是時方身縻異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
心薦嚴雖前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李敬子

南康屬邑曰建昌修水經焉元祐尚書李公擇常居其
上宗派皆承素業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進士第為
禮部易經魁授岳陽郡博士其祖母黃氏死敬子請解
官與諸叔俱行喪義聲振一時既復分教襄陽武帥某

者敬禮之敬子獨不答適郡有醺敬子預坐間言及歲薦事寮屬咸起囁嚅帥曰郡有賢儒為師楷詎可舍不薦皇及其他敬子作曰燔之無功名念久矣此決不敢當帥怒罷酒然終欲牢籠之敬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櫺星門居營幕之左昏夙啟閉之不時軍士以為病請于前校官削學地置軍門既數載矣敬子顧必復之軍吏謹叟不服上之府帥乘此欲擠之文移頗侵學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綬遁去城閭以狀白帥徑以聞且劾

擅去官守有詔免所居官敬子既歸躬鋤耰其樂不改
治廟祀裁古今彛制為通行家事繩繩有法度築室曰
耕讀以待學者橫經其間士爭趨之與議亟稱其賢嘉
定辛未詔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來敬子力辭且
曰燔苟固丘園非所學特冒焉立朝懼越其分請得以
幕議贊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屬方其居鄉時士子
向風不遠千里至晦菴朱先生在建陽敬子實師承之
其源流盖有自云

黃潛善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
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
山上驛書聞朝廷徽祖為之側席時方得燕兵端釁日
侈上心向闌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
張商英勸朕畏天戒更政事雖復作輟朕常不忘五月
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
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遽回六月詔

天下起免夫錢圖卒固燕黃驟遷戶部侍郎建炎中興復以攀附致鼎軸殺陳東歐陽徹逐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為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媿阿患得之心蓋已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撫膺

郭倪自比諸葛亮

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撓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蓋以

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為少年戲劇妄標置耳嘉泰開禧
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慙慙真以為卧龍復出遂
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
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
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
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為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
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
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為不誣也倬既潰于

符離僎又敗于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法
傳師為法曹好謔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
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將罪之會罷去遂止傳師豪士
以恩科得官依錢東巖之門不佞佞顧宦督府嘗欲舉
以使北而不克遣終老於選調云

程史卷十五